
四庫全書
經部

大易粹言卷三十七

宋　方聞一　編

☲☴ 離下巽上

伊川先生曰家人序卦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夫傷困於外則必反於内家人所以次明夷也家人者家内之道父子之親夫婦之義尊卑長幼之序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卦外巽内離為風自火出火熾則風生風生自火自内而出

也自內而出由家而一无而字及於外之象二與五正男女之位於內外為家人之道明於內而巽於外處家之道也夫人有諸身者則能施於家行於家者則能施於國至於天下治治天下之道蓋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於外耳故取自內而出之象為家人之義也文中子書以明內齊外為義古今善之非取象之意也所謂齊乎巽言萬物潔齊於巽方非巽有齊義也如戰乎乾乾非有戰義也易傳

家人利女貞

伊川先生曰家人之道利在女貞女貞則家道正矣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獨云利女貞者夫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女正則男正可知矣易傳

白雲郭氏曰大學言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故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則一家之治所以為治國治天下之本也而家人之道亦與治國治天下之道皆一也齊家

自夫婦始故舜觀厥刑于二女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然則利女貞者又家道之本也此與詩首關雎言后妃之德同意易說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伊川先生曰彖以卦才而言陽居五在外也陰居二處内也男女各得其正位也尊卑内外之道正合天

地陰陽之大義也○家人一无人字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雖一家之小无尊嚴則孝敬衰无君長則法度廢有嚴君而後家道正家者國之則也○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道則家道正矣推一家之道可以及天下故家正則天下定矣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家人之義以順為正故利女貞至於婦子嘻嘻則失家節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家人之名卦以二五也二五正男女之

位而曰天地之大義者由人事言之則男女所以為家人自道言之則天地男女一也故男女正有天地之大義存焉然聖人畫是卦而名以家人者豈真一家之事而已哉内之脩身外之治國治天下大而至於天地之義舉家人皆足以明之道之要者无以易此此聖人名卦之義也且家人之義以正家為主正家之主尊而嚴者父母也父母盡尊嚴之道以正一家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家

正則國治國治而天下定其道一也故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无它焉善推其所為而已善推其所為斯足以究正家而天下定之義易說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伊川先生曰正家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知事之由內而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恒也物謂事實恒謂常

度法則也德業之著於外由言行之謹於内也言慎行脩則身正而家治矣易傳

横渠先生曰家道之始始諸飲食烹飪故曰風自火出○家人道在於烹爨一家之政樂不樂平不平皆繫乎此並易說

廣平游氏曰欲齊其家先脩其身知風之自也易於家人曰風自火出而君子以言有物行有恒可不謂所自乎易說

龜山楊氏曰風自火出由內及外以風天下之象也言忠信則有物行篤恭則有恒无稽之言是无物也暴慢邪僻是无恒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風外也火內也風自火出由內而之外也脩身內也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是猶風自火出之道也言有物而行有恒君子之脩身也非禮勿言則言有物矣非禮勿動則行有恒矣是以乾之九二自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終至於盡君德家人自言有

物行有恒終至於正家而天下定其義一也故孟子言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又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也其是之謂乎易說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伊川先生曰初家道之始也閑謂防閑法度也治其有家之始能以法度為之防閑則不至於悔矣治家者治乎衆人也苟不閑之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於有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別傷恩義害倫理无

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於始則无是矣故悔亡也九剛明之才能閑其家者也不云无悔者羣居必有悔以能閑故亡耳○閑之於始家人志意未變動之前也正志未流散變動而閑之則不傷恩不失義處家之善也是以悔亡志變而後治則所傷多矣乃有悔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男處女下悔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辯內外男位乎

外女位乎內男不入女不出所以閑有家也家人之初閑而有之所以謹始也始之弗閑則終必亂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此聖人防微杜漸早辨之道也苟亂而後治之危而後保之不亦晚乎家人之道能閑於初故能有家而悔亡象言志未變者治家之道志於家道未變之初所謂制治於未亂故能終无變也有家如此有國者亦无以異也

易說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伊川先生曰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唯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初三上是也六二以陰柔之才而居柔不能治於家者也故无攸遂无所為而可也夫以英雄之才尚有溺情愛而不能自守者況柔弱之人其能勝妻子之情乎如二之才若為婦人之道則其正也以柔順處中正婦人之道也一本也字

上有則其正三字以柔順處中一本无此五字故在中饋則得其正而吉也婦人居中而主饋者也故云中饋○二以陰柔居中正能順從而卑巽者也故為婦人之貞吉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柔順中正得女之正也婦人无遂事從人而已故无非无儀惟酒食是議易說

白雲郭氏曰彖言夫夫婦婦六二所謂婦婦者也婦人從夫无遂事婦之道也居中主饋婦之職也詩所

謂无非无儀唯酒食是議是也二者六二之所以貞
吉也然正家者夫也從夫者婦也故以順巽為吉易說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
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伊川先生曰嗃嗃未詳字義然以文義及音意觀之
與嗷嗷相類又若急束一作速之意九三在內卦之上
主治乎內者也以陽居剛而不中雖得正而過乎剛
者也治內過乎剛則傷於嚴急故家人嗃嗃然治家

過嚴不能无傷故必悔於嚴厲骨肉恩勝嚴過故悔也雖悔於嚴厲未得寛猛之中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祇畏猶為家之吉也若婦子嘻嘻則終至羞吝矣在卦非有嘻嘻之象蓋對嗃嗃而言謂與其失於放肆寧過於嚴也嘻嘻笑樂无節也自恣无節則終至敗家可羞吝也蓋嚴謹之過雖於人情不能无傷然苟法度立倫理正乃恩義之所存也若嘻嘻无度乃法度之所由廢倫理之所由亂安能保其家乎嘻嘻之

甚則致敗家之凶但云吝者可吝之甚則至于凶故未遽言凶也○未失也者雖嗃嗃於治家之道未爲甚失若婦子嘻嘻是無禮法失家之節家必亂矣易傳

横渠先生曰位爲過中則履非得宜與其慢也寧嚴易說

龜山楊氏曰家人有嚴君焉而九三所以限制内外未失也婦子以順說爲事而至於嘻嘻則失節矣蓋

剛過非婦子之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嗃嗃剛嚴之意也嘻嘻歡悦之情也剛嚴之道悔厲由生雖非中道而終吉无凶歡悦之情固人所喜而以恩掩義分日以亂情慢雖隆終吝之道也九三過中故或悔厲然聖人之道貴有終與其失家節而終吝固不若終吉而悔厲未為失也由是而言則閑家之道當以嚴分為先此家人所以稱嚴君歟然有嗃嗃之嚴使无悔厲雖王假有家之道不

過於此是雖非九三所能盡實自嗃嗃積而致之耳

易說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巽順之體而居四得其正位居得其正為安處之義巽順於事而由正道能保有一无有字其富者也居家之道能保有一无有字其富則為大吉也

四高位而獨云富者於家而言高位家之尊也能有其富是能保其家也吉孰大焉○以巽順而居正位

正而巽順能保有一九有字其富者也富家之大吉也易並傳

横渠先生曰柔順在位故能長保其富易說

龜山楊氏曰柔而巽婦順備也故内和理而家可長久矣故富家大吉猶詩所謂宜其家人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子脩身齊家由内出外至於巽體家道成矣故六四富家大吉九五王假有家上九威如終吉也六四之富豈金玉布帛而已哉蓋必有其道

矣其道何如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是也家道之富无以加於此故其為吉莫大焉然得其道謂之順失其道謂之逆父父子子順也父不父子不子逆也彖言家人家道正則父子兄弟夫婦各安其分而无逆焉故曰順在位焉在禮亦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易之所謂富猶禮之所謂肥也禮以人之肥家之肥國之肥天下之肥是謂大順象言順在位則禮之大順是也齊景公曰信如君不君臣

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夫有國有家者以有粟為富矣而有不得而食者其富有甚於粟也孔子於家人之彖言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及對景公則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知家人之道推之國則國治道一而已易說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男而在外剛而處陽居尊而中正又其應順正於內治家之至正至善者也王假有家

五君位故以王言假至也極乎有家之道也夫王者之道脩身以齊家家正則天下治矣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恭己正家為本故有家之道既至則不憂勞而天下治矣勿恤而吉也五恭己於外二正家於内内外同德可謂至矣○王假有家之道者非止能使之順從而已必致其心化誠合夫愛其内助婦愛其刑家交相愛也能如是者文王之妃乎若身脩法立而家未化未得為假有家之道也

橫渠先生曰有應在二得男女内外家道大正足以化成天下故王假之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中而巽極有家之道也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下之内治后聽之也故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此非閑有家者所及也故勿恤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五父道也父母為嚴君故父與王其道一也況家國之治寧有二乎是以非王道之至不

足以有家非有家未見其能正天下也此家人之道所以正家而天下定矣勿恤吉者王假有家毋憂天下之不定也天下定則吉孰大焉然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同大順而无逆焉者交相愛之義也

易說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伊川先生曰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故極言治家之本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

久而衆人自化為善不由至誠已且不能常守也況欲使一作使衆人乎故治家以有孚為本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无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保家之終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故於卦終言之○治家之道以正身為本故云反身之謂文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已則

人怨而不服故云威如而吉者能自反於身也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以陽居尊故威如身脩而家齊故終吉易説

龜山楊氏曰家之本在身故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上九家道之成也巽而以順終反身而誠者也故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所謂有孚威如終吉也易説

白雲郭氏曰家人之始在於閑及其能成在於信究終始不可變者威如之吉而已威自我出也孟子曰家之本在身故威如之吉克保其終者非反諸其身蓋不能也象既明言有物而行有常而此又言反身之謂者家人之道所以成始成終者脩身而已且恩愛人之常情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所不能無而過之者多矣至於明信嚴分或為情愛所奪則家人嚴君之義未盡其道故上九以有孚威如終之威如之吉

未備君子必自反也然是道也內之則可以正心脩身外之則可以治國治天下惟明家人終始之義允執其中而內外之道至矣是以詩首關雎則見文王化天下之道所謂王假有家者也聖人序詩之意蓋亦深矣易說

乾隆御覽之寶

大易粹言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大易粹言卷三十八至四十一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董邦本

大易粹言卷二十八

宋 方聞一 編

☱兌下 ☲離上 睽

伊川先生曰睽序卦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家道窮則睽乖離散理必然也故家人之後受之以睽也為卦上離下兌離火炎上兌澤潤下二體相違睽之義也又中少二女雖同居而所歸各異是其志不同行也亦為睽義易傳

睽小事吉

伊川先生曰睽者睽乖離散之時非吉道也以卦才之善雖處睽時而小事吉也易傳○睽卦不見四德蓋不容著四德孫言小事吉者止是方睽之時猶足以致小事之吉不成終睽而已須有濟睽之道周行己

白雲郭氏曰有睽之事有睽之時睽本小人事而大人有睽者過睽之時也過睽之時大有為亦難矣是以小事吉蓋睽之常也易說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彖先釋睽一无睽字義一作意次言卦才終言合睽之道而贊其時用之大火之性動而上澤之性動而下二物之性違異故為睽義中少二女雖同居其志不同行亦為睽義女之少也同處長則各適其

歸其志異也言睽者本同也本不同則非睽也○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者卦才如此所以小事吉也兊說也離麗也又為明故為說順而附麗於明凡離在上而彖欲見柔居尊者則曰柔進而上行晉鼎是也方睽乖之時六五以柔居尊位有說順麗明之善又得中道而應剛雖不能合天下之睽成天下之大事亦可以小濟是於小事吉也五以明而應剛不能致大吉何也曰五隂柔雖應二而睽

之時相與之道未能深固故二必遇主于巷五噬膚則无咎也天下睽散之時必君臣剛陽中正至誠恊力而後能合也○天地睽而其事同推物理之同以明睽之時用乃聖人合睽之道也見同之為同者世俗之知也聖人則明物理之本同所以能同天下而和合萬類也以天地男女萬物明之天高地下其體睽也然陽降陰升相合而成化育之事則同也男女異質睽也而相求之志則通也生物萬殊睽也然而

得天地之和稟隂陽之氣則相類也物雖異而理本同故天下之大羣生之衆睽散萬殊而聖人為能同之處睽之時合睽之用其事至大故云大矣哉（正易傳）

龜山楊氏曰天運乎上地止乎下天地固睽矣然一動一静而變化成焉其事則同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男女固睽矣然夫夫婦婦而家道成焉其志則通也飛潛動植之異宜剛柔遲速之異齊萬物固睽矣然方以其類聚物以其羣分不相悖焉其事則

類也聖人深足以通天下之志幾足以成天下之務則可以合天下之睽而用之矣睽之時用豈不大矣哉易說○睽和也又言天地睽而萬物通男女睽而其志同則乖為善蓋一字兩用語錄

白雲郭氏曰火澤无相得之性二陰有難和之情所以為睽火性上今動而上澤性下今動而下方之天水違行蓋其小者雖不成訟亦為睽也然澤中有火謂之革上火下澤謂之睽革以不相得之性上下相

交火自下而上澤自上而下其勢必遇而相息又不若睽之相違而不遇也小事吉者自卦論之初說而終明其道非睽也自爻論之六五上行得中而下應九二之剛其事非睽也其為吉也宜矣凡卦皆二義睽之彖先言睽之所以為睽睽之道也後言睽之時用則聖人用睽之時也睽非大人事故上言小事吉而聖人有用睽之道故下言大矣哉蓋文王言其常而孔子極其用也非孔子不知其大也天高地下睽

也男尊女卑睽也萬物散殊亦睽也天地雖睽不害於同事男女雖睽不害於通志萬物雖睽不害於事類蓋睽之道必體睽而用合然後有濟孔子懼人不明其大故特曰時用大矣哉易說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伊川先生曰上火下澤二物之性違異所以為睽離之象君子觀睽異之象於大同之中而知所當異也夫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

者則有時而獨異蓋於衆異則同矣於世俗之失則異也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一於異則乖而不合故和而不同易說

龜山楊氏曰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故君子以同而異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火下澤異之象也聖人用睽有道存

焉然則同者用睽之道也故大舜善與人同同也有天下而不與焉異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同也而曰爾為爾我為我異也故君子以同而異為用睽之道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蓋言不同於小人之事也此言君子以同而異蓋言同於道也故言同雖一而為事道則異矣易說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避咎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卦初睽之始也在睽乖之時以剛動於下有悔可知所以得亡者九四在上亦以剛陽睽離无與自然同類相合同是陽爻同居下又當相應之位二陽本非相應者以在睽故合也上下相與故能亡其悔也在睽諸爻皆有應夫合則有睽本異則何睽唯初與四雖非應而同德相與故相遇馬者所以行也陽上行者也睽獨无與則不能行是喪其馬也四既與之合則能行矣是勿逐而馬復得也惡

人與己乖異者也見者與相通也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為善良革仇敵為臣民者由弗絕也○睽離之時人情乖違求和合之且病其不一作求能得也若以惡人而拒絕之則將衆仇於君子而禍咎至矣故必見之所以免辟怨咎也无怨咎則

有可合之道〈易
傳〉

横渠先生曰履睽之始悔也能以貴下賤故悔亡焉復屈下惡人能免於咎〈易
說〉

龜山楊氏曰睽之初不可以有行也故喪馬天地萬物皆睽而復同則睽極必反天下之常理也故勿逐自復夫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喪而逐之其失愈遠然天下方睽以剛在下而无可行之資直道而往則害者至故見惡人无咎子見南子是也〈易
說〉

白雲郭氏曰初九无應有悔之象居睽而說道存焉故悔亡也喪馬初睽也逐之則成其為睽不可合矣勿逐自復用同而復也惡人與己異者也見之所以同而異也能同而異何咎之有柳下惠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程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象所謂同而異而初九見惡人其義一也見者遇之而勿絶之辭非必欲見之也子見南子之見是也孔子初不見陽貨蓋以從大夫之

後不敢先也在魯衛之禮不同非不見惡人者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伊川先生曰二與五正應為相與者也然在睽乖之時陰陽相應之道衰而剛柔相戾之意勝學易者識此則知變通矣故二五雖正應當委曲以相求也二以剛中之徳居下上應六五之君道合則志行成濟睽之功矣而居睽離之時其交非固二當委曲求於相遇覬其得合也故曰遇主于巷必能合而後无咎

君臣睽離其咎大矣巷者委曲之塗也遇者會逢之謂也當委曲相求期於會遇與之合也所謂委曲者以善道宛轉將就使合而已非枉己屈道也○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迎逢也巷非邪僻由徑也故夫子特云遇主于巷未失道也未非必也非必謂失道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守正居中故能求主於乖睽之際不失其道乖睽主有不可顯遇之時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二剛中而應而當天下方睽之時非朋於有應也故有遇主之辭焉然遇之外常道也故于巷若子房引四皓輔太子之類是已雖然遇主于巷惟睽之時可也易說○智仁勇天下之達德也智知之仁守之勇行之三者闕一焉非達德也則人君固不可无勇矣而齊王以是為有疾故孟子告以文武

之事使廓而大之則安天下无足為者矣若夫好貨好色則生於人君之邪心不可為也然而孟子不以為不可者蓋譬之水逆行中流而過之其患必至於決溢因其勢而利道之則庶乎其通諸海也故以公劉太王之事告之陳古之善而閑其邪心引之於當道也其自謂齊人莫如我敬王者以此易之睽曰遇主于巷亦斯之謂也 孟解

白雲郭氏曰在睽諸文皆以見遇為言是以君子貴

夫同而異也二五正應雖睽易合蓋男女通志之義故遇主于巷也説文言巷里中道也里中之道出門則遇之言遇主之易也方睽之時遇主之易而无咎者不失正應之道故也古之君子難進易退况睽之世乎孟子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苟不由其道則其進易矣九二遇主于巷若甚易然疑其類於不由其道者故象特言其未失道也初九之无咎與於時九二之无咎同於道故不待喪馬勿逐

而後自復亦不待見惡人而後可辟咎也同人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睽之九二實似之易說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伊川先生曰陰柔於平時且不足以自立況當睽離之際乎三居二剛之閒處不得其所安其見侵陵可知矣三以正應在上欲進與上合志而四阻於前二牽於後車牛所以行之具也輿曳牽於後也牛掣阻

於前也在後者牽曳之而已當前者進者之所力犯也故重傷於上為四所傷也其人天且劓天髡首也劓截鼻也三從正應而四隔止之三雖陰柔處剛而志行故力進以犯之是以傷也天而又劓言重傷也三不合於二與四睽之時自无合義適合居剛守正之道也其於正應則睽極有終合之理始為二陽所戹是无初也後必得合是有終也掣從制從手執止之義也○以六居三非正也非正則不安又在二陽

之間所以有如是難尼由位不當也无初（一有而字）有終者終必與上九相遇而合乃遇剛也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无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乘剛遇敵與衛皆困（易說）

龜山楊氏曰澤動而下故與火動而上故其牛掣輿曳而掣則其事睽而不同矣尚能有行乎其人天且劓劓者絶其通絶其通則其睽極矣睽極而反故

无初有終蓋天地萬物則睽而後其事同男女則睽而後其志通睽而至於其極者皆天也豈人為哉故曰天且劓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三陰柔居二剛之閒當睽之世欲求速合蓋亦難矣故有見輿曳其牛掣之象見輿曳欲從而求合也其牛掣則違而致睽也時之方睽動輒乖異豈人力也哉天道然也然六三致牛掣之睽豈六三之罪耶時使之然故曰其人天且劓譬猶无妄

之災非人所致孟子亦曰行止非人所能也无初者
遇二剛而不得進也有終者睽道終極則反而從應
也象言位不當者以陰位柔急於求濟故見輿曳而
欲從焉易說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當睽時居非所安无應而在二陰
之間是睽離孤處者也以剛陽之德當睽離之時孤
立无與必以氣類相求而合是以遇元夫也夫陽稱

元吉也初九當睽之初遂能與同德而亡睽之悔處睽之至善者也故目之為元夫猶云善士也四則過中為睽已甚不若初之善也四與初皆以陽處一卦之下居相應之位當睽乖之時各无應援自然同德相親故會遇也同德相遇必須至誠相與交孚各有孚誠也上下二陽以至誠相合則何時之不能行何危之不能濟故雖處危厲而无咎也當睽離之時孤居二陰之間處不當位危且有咎也以遇元夫

而交孚故得无咎也○初四皆陽剛君子當睽乖之時上下以至誠相交恊志同力則其志可以行不止无咎而已卦辭但言无咎夫子又從而明之云可以行其志救時之睽也蓋以君子陽剛之才而至誠相輔何所不能濟也唯有君則能行其志矣正易傳

龜山楊氏曰承乘皆陰而无與睽孤也六五柔得尊位而在上元夫也當上下睽離之時而已獨遇之故交孚厲无咎蓋同舟而濟雖胡越无異心天下方睽

則過而交孚其宜矣然孤而无與故厲交孚也故雖厲无咎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下之勢合則衆睽則孤凡睽皆然而獨於九四上九稱睽孤何哉蓋上居睽極四近君而不得非若初之自復二之遇主三之有終也故稱睽孤焉處孤之道不過於求人以自助而已故求善士而相與以誠則雖危无咎矣所謂德不孤也王輔嗣以初亦无應獨立同在體下同志者也故交孚无咎

其志得行伊川曰元夫猶云善士也初九悔亡則虎

之至善者矣易說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當睽離之時而居尊位有悔

可知然而下有九二剛陽之賢與之爲應以輔翼之

故得悔亡厥宗其黨也謂九二正應也噬膚噬齧其

肌膚而深入之也當睽之時非入之者深豈能合也

五雖陰柔之才二輔以陽剛之道而深入之則可往

而有慶一有也字復何過咎之有以周成之幼稚而興盛王之治以劉禪之昏弱而有中興之勢蓋由任聖賢之輔而姬公孔明所以入之者深也○又辭但言厥宗噬膚則可以往而无咎象復推明其義言人君雖已才不足若能信任賢輔使以其道深入於已則可以有為是往而有福慶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二能勝三如噬膚耳何間已往易說

龜山楊氏曰火動而上而以柔乘剛故厥宗噬膚九

四同體之象也蓋睽離之極雖宗噬膚矣詩曰亦有
兄弟不可以據此之謂也據而親之能无咎乎故往
何咎夫睽終必同天地之道也故孔子曰往有慶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處睽之世已為悔矣六五以柔自將又
悔之道也得其正應能下賢焉故悔可亡厥宗二也
二之應五若噬膚然言其易也故二稱于巷五稱噬
膚其義一也君臣道合合則非睽以是而往將有大

慶又何咎之有睽之道用合而體睽二五盡之故彖言天地睽男女睽象言同而異皆一也易說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伊川先生曰上居卦之終睽之極也陽剛居上剛之極也在離之上用明之極也睽極則咈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

親黨而多白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上之與三雖為正應然居睽極无所不疑其見三如豕之汚穢而又背負泥塗見其可惡之甚也既惡之甚則猜成其罪惡如見載鬼滿一車也鬼本无形而見載之一車言其以无為有妄之極也物理極而必反以近明之如人適東東極矣動則西也如升高高極矣動則下也既極則動而必反也上之睽乖既極三之所處者正理大凡失道既極則必反

正理故上於三始疑而終必合也先張之弧始疑惡而欲射之也疑之者妄也妄安能常故終必復於正三實无惡故後說弧而非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是寇讎乃婚媾也此匪寇婚媾之語與屯卦同而義則殊也陰陽交而和暢則為雨上於三始疑而睽睽極則不疑而合陰陽合而益和則為雨故云往遇雨則吉往者自此以往也謂既合而益和則吉也○雨者陰陽和也始睽而能終和故吉也所以能和者以

羣疑盡亡也其始睽也无所不疑故云羣疑睽極而合則皆亡也一作則疑皆亡矣范易傳○睽之上九離也離之為德在諸卦莫不以為明獨於睽便變為惡以陽在上則為亢以剛在上則為很以明在上變而為察以很以察所以為睽之極也故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皆自任已察之所致然往而遇雨則吉遇雨者睽解也睽解有二義一是物極則必反故睽極則必通若睽極不通卻終於睽而已二是所以能解睽者卻是用

明之功也周行已録

白雲郭氏曰處睽之極故曰睽孤然天下之睽始於疑疑故睽不疑則交孚而无睽矣疑者小人之道也聖人无疑也睽之成卦本自二女則小人之象明矣故上九極言其疑也見豕負塗有之疑也載鬼一車无之疑也有之疑疑之始也无之疑其疑甚矣有无无所不疑是以張弧以禦之其道乖矣三之應上何寇之有其應甚正婚姻之道也故後有説弧之象焉

往遇雨則吉者陰陽和則雨往而和則有無之際羣疑自釋睽道革矣是以吉也六三陰也上九陽也陽氣下降陰道上行故言遇雨見豕負塗猶詩言誰謂鼠无牙有之疑也載鬼一車猶詩言誰謂雀无角无之疑也易說

大易粹言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粹言卷三十九

宋　方聞一　編

䷦ 艮下坎上

伊川先生曰蹇序卦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睽乖之時必有蹇難蹇所以次睽也蹇險阻之義故為蹇難為卦坎上艮下坎險也艮止也險在前而止不能進也前有險陷後有峻阻故為蹇也易傳○蹇是處蹇之道道无時不可行游定夫所錄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伊川先生曰西南坤方坤地也體順而易東北艮方艮山也體止而險在蹇難之時利於順處平易之地不利止於危險也處順易則難可紓止於險則難益甚矣蹇難之時必有聖賢之人則能濟天下之難故利見大人也濟難者必以大正之道而堅固其守故貞則吉也凡處難者必在乎一无乎字守貞正一无正字設使難不解不失正德是以吉也若遇難而不能固其守

入於邪濫雖使苟免亦惡德也知義命者不爲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蹇之世大人乃能成功易說

白雲郭氏曰蹇難也見難而知止謂之蹇故蹇爲智者之事蹇之時得人則濟故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西南得朋之地也東北喪朋之地也大人足以濟大蹇者也得人之道先在反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故貞吉也易說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

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蹇難也蹇之爲難如乾之爲健若易之爲難則義有未足一作盡蹇有險阻之義屯亦難也困亦難也同爲難而義則異屯者始難而未得通困者力之窮蹇乃險阻艱難之義各不同也險在前也坎險在前下止而不進故爲蹇○見險而能止以卦才言處蹇之道也上險而下止見險而能止也犯險而

進則有悔咎一作吝故美其能止爲知也方蹇難之時惟能止爲善故諸爻除五與二外皆以往爲失來爲得也○蹇之時利於處平易西南坤方爲順易東北艮方爲險阻九上居五而得中正之位是往而得平易之地故爲利也五居坎險之中而謂之平易者蓋卦本坤由五往而成坎故但取往而得中不取成坎之義也方蹇而又止危險之地則蹇益甚矣故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謂蹇之極也○蹇難之時非聖賢一有

（大人字）不能濟天下之蹇故利於見大人也大人當位則成濟蹇之功矣往而有功也能濟天下之蹇者惟大正之道夫子又取卦才而言蹇之諸爻除初外餘皆當正位故為貞正而吉也初六雖以陰居陽而處下亦陰之正也以如（一作如以）此正道正其邦可以濟於蹇矣○處蹇之時濟蹇之道其用至大故云大矣哉天下之難豈易平也非聖賢不能其用可謂大矣順時而處量險而行從平易之道由至正之理乃蹇之

時用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見險能止然不可終止而已當見大人之德進之坤順致養之地則得其中若更退守艮止則難无時而解也故曰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至于解卦則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與此互見矣蓋難在内外與震艮之動止則相反爾易說

龜山楊氏曰險在前而止卦之所以爲蹇也居蹇之時居易以俟命而已行險以徼倖不可也故利西南

西南順也止於險而不知變則道窮矣故不利東北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險而止蒙者之事見險而能止智者之事蹇之與蒙用智不用智雖不同其於待人以濟險則一也猶屯解不同其於自動以濟險亦一也震之動剛其才足以自濟艮之止柔其才不足以自濟故蒙蹇必止而待人也蹇利西南往得中者謂九五也九五朋來而中節也不利東北其道窮者寡助之至

至於親戚畔之道窮可知矣利見大人往有功者大蹇之時雖多善士亦不能有濟必大人而後有功也當位貞吉者所處知所止則无不當位之失无不當位之失則其身貞矣是以吉也古之聖人莫不先於治己故大人正己而物正當位貞吉則正己者至矣所以為正邦之本也蹇之時用以見大人為主雖乾龍飛見不過利見大人而止耳顧不大哉易說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伊川先生曰山之峻阻上復有水坎水爲險陷之象上下險阻故爲蹇也君子觀蹇難之象而以反身脩德君子之遇艱阻必反求諸已而益自脩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故遇艱蹇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是反身也有所未善則改之无歉於心則加勉乃自脩其德也君子脩德以俟時而已易傳○蹇以反身脩德故往者在外也在外必蹇來者在内也在内則有譽无尤來連朋來來碩皆反身脩德之謂

也蹇蹇不暴進內顧之象也暴進出外則无事矣連音平連則无窮也朋來則衆來言朋來无免於有思也至於來碩則來處於大人之事也故曰從貴羅氏拾遺

龜山楊氏曰居險難之時惟反身脩德而已行險以徼倖君子不為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古之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獨善之道无他脩德而已蒙也蹇也皆君子遇險獨善之時也故蒙曰果行育德蹇曰反身脩德也蹇

利得朋而反身脩德者君子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荅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故得朋之道莫大於反身脩德之要也屯之難濟以動故君子以經綸困之難濟以說故君子致命遂志蹇之難在止於至善故曰反身脩德難非一也故所以濟難亦不能同也馮氏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伊川先生曰六居蹇之初往進則益入於蹇往蹇也

當蹇之時以陰柔无援而進其蹇可知來者對往之辭上進則為往不進則為來止而不進是有見幾知時之美來則有譽也○方蹇之初進則益蹇時之未可進也故宜見幾而止以待時可行而後行也諸爻皆蹇往而善來然則无出蹇之義乎曰在蹇而往則蹇也蹇終則變矣故上已六一作有碩義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蹇難之際用心存公无所偏係故譽美可獲易說

龜山楊氏曰蹇之初險在前也往斯蹇矣見險而能止則知之事也來斯有譽矣故往蹇來譽易說

白雲郭氏曰蹇爲智者之事見難而止智也見難而往非智也故往則蹇而來則譽也夫知止而止則安榮知止而不止則危辱故言來譽雖美未足以究蹇之實用故宜有待以濟也易說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中正之德居艮體止於中正者也

與五相應是中正之人爲中正之君所信任故謂之王臣雖上下同德而五方在大蹇之中致力於蹇難之時其艱蹇至甚故爲蹇於蹇也二雖中正以陰柔之才豈易勝其任所以蹇於蹇也志在濟君於蹇（一作艱）難之中其蹇蹇者非爲身之故也雖使不勝志義可嘉故稱其忠蓋不爲己也然其才不足以濟蹇也小可濟則聖人當盛稱以爲勸矣○雖艱（一作蹇也）戹於蹇時然其志在濟君難雖未能成功然（一无然字）終无過

尤也聖人取其志義而謂其无尤所以勸忠藎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九五險之中也六二險在前也所謂王臣蹇蹇也人之德慧術智常存乎疢疾君臣克艱尚何尤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二當位得中上應九五不私其身涉已之難以濟君之難非同德與王之臣不能至也孟子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夫畜君之德濟君之

難其志皆同无尤冝矣初六以往爲蹇六二以蹇蹇爲无尤蓋九五大人也初六非見大人則當止不止則失身六二見大人則當往不往則失君此其所以異也易說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内喜之也

伊川先生曰九三以剛居正處下體之上當蹇之時在下者皆柔必依於三是爲下所附者也三與上爲正應上陰柔而无位不足以爲援故上往則蹇也來

下來也反還歸也三爲下二陰所喜故來爲反其所也稍安之地也○内在下之陰也方蹇之時陰柔不能自立故皆附於九三之陽而喜愛之九之處三在蹇爲得其所也處蹇而得下之心可以求安故以來爲反猶春秋之言歸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險在前故往蹇也往蹇而來反則險得所恃矣故内喜之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蹇難之際非見大人則皆當止故往蹇

之義皆同反者既往復反之辭蹇自觀來九三復反於內故內喜之也初二陰爻故見剛反則喜之伊川謂反猶春秋之言歸九三之反實歸也易說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伊川先生曰往則益入於坎險之深往蹇也居蹇難之時同處艱戹者其志不謀而同也又四居上位而與在下者同有得位之正又與三相比相親者也二與初同類相與者也是與下同志衆所從附也故曰

來連來則與在下之衆相連合也能與衆合得處蹇之道也○四當蹇之時居上位不往而來與下同志固足以得衆矣又以陰居陰為得實以誠實與下故能連合而下之二三亦各得其實初以陰居下亦其實也當同患之時相交以實其合可知故來而連者當位以實也處蹇難非誠實何以濟當位不曰正而曰實上下之交主於誠實用各有其所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連順也序也蹇反當位正吉六四未能

出險故可止而順序以俟難之解當位處險之實易說

龜山楊氏曰往則涉險來則乘剛故往蹇來連當位而止則不實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馮氏以連爲難故輔嗣謂往來皆難伊川曰來則與下同志衆所從附也雍曰往來皆蹇何取當位惟其來而能連在下之志故曰當位實也六四之位實以接下爲職今得其實矣易說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伊川先生曰五居君位而在蹇難之中是天下之大蹇也當蹇而又在險中亦為大蹇大蹇之時而二在下以中正相應是其朋助之來也方天下之蹇而得中正之臣相輔其助豈小也得朋來而无吉何也曰未足以濟蹇也以剛陽中正之君而方在大蹇之中非得剛陽中正之臣相輔之不能濟天下之蹇也二之中正固有助矣欲以陰柔之助濟天下之難非所能也自古聖王濟天下之蹇未有不由賢聖之臣為

之助者湯武得伊呂是也中常之君得剛明之臣而能濟大難者則有矣劉禪之孔明唐肅宗之郭子儀德宗之李晟是也雖賢明之君苟无其臣則不能濟於難也故凡六居五九居二者則多由助而有功蒙泰之類是也九居五六居二則其功一作助多不足也否之類是也蓋臣賢於君則輔君以君所不能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故不能成大功也○朋者其朋類也五有中正之德而二亦中正雖大蹇之時不失

其守蹇於蹇以相應助是以其中正之節也上下中正而弗濟者臣之才不足也自古守節秉義而才不足以濟者豈少乎漢李固王允晉周顗王導之徒是也并易傳

横渠先生曰剛中之德為物所歸易說

龜山楊氏曰履尊位大中而在險所謂大蹇也中正而應能反身脩德者也入則无法家拂士出則无敵國外患者國常亡則居蹇脩德其朋來宜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道居蹇則天下難矣故云大蹇也九五以中正之道致匪躬之臣葢所謂反求諸已而天下歸之者也故曰朋來大蹇朋來所謂西南得朋之利也故彖曰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以中節者以中自反而致朋來也易說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隂柔居蹇之極冐極險一作隂險一作蹇

而往所以蹇也不往而來從五求三得剛陽之助是以碩也蹇之道阨塞窮䖵碩大也寛裕之稱來則寛大其蹇舒矣蹇之極有出蹇之道上六以陰柔故不得出一作能耳得剛陽之助可以舒蹇而已在蹇極之時得舒則為吉矣非剛陽中正豈能出乎蹇也利見大人蹇極之時見大德之人則能一作利有濟於蹇也大人謂五以相比發此義五剛陽中正而居君位大人也在五不言其濟蹇之功而上六利見之何也曰在

五不言以其居坎險之中无剛陽之助故无能濟蹇之義在上六蹇極而見大德之人則能濟於蹇故爲利也各爻取義不同如屯初九之志正而於六二則目之爲寇也諸爻皆不言吉上獨言吉者諸爻皆得正各有所善然皆未能出於蹇故未足爲吉惟上處蹇極而得寬裕乃爲吉也○上六應三而從五志在內也蹇既極而有助是以碩而吉也六以陰柔當蹇之極密近剛陽中正之君自然其志從附以求自濟

故利見大人謂從九五之貴也所以云從貴恐人不知大人為指五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與解蹇同義易說

龜山楊氏曰以柔居蹇難之極往則不足以出險而有應於内來則碩矣九五剛得尊位大中大人者也惟大人為足以解蹇之難比而從之其宜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居難之極難將革矣猶能以往為戒慎之至也故有來碩之吉利見大人者以居難之極志

當濟難苟謹失身之戒則非正邦之義矣故利見九五之大人也志在内者謹失身之戒也以從貴者明得君之義也内外兩盡其道宜其來碩而吉矣蹇自二至上五爻皆當位故彖言當位貞吉其曰來譽來反來連來碩碩大也反身脩德至於盛大則至矣譽則次之反者衆之所喜連則當其實而已方險難之時无悔吝凶咎而有譽反連碩无尤中節之得斯其所以爲智之事歟易說

大易粹言卷三十九

大易粹言卷四十

宋　方聞一　編

䷧ 坎下震上

伊川先生曰解序卦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物无終難之理難極則必散解者散也所以次蹇也為卦震上坎下震動也坎險也動於險外出乎險也故為患難解散之象又震為雷坎為雨雷雨之作蓋陰陽交感和暢而緩散故為解解者天下患

難解散之時也易傳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伊川先生曰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寛大簡易乃其宜也如是則人心懐而安之故利如西南也湯除桀之虐而以寛治武王誅紂之暴而反商政皆從寛易也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无所往謂天下之難已解散无所爲也有攸往謂尚

有所當解之事也夫天下國家必紀綱法度廢亂而後禍患生聖人既解其難而安平无事矣是无所往也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天下之吉也其發語辭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為也既安定則為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為之乃吉也當解而

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爲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難免人患散則得衆者吉往而不返則生它變有所往而不速將後于時也故无所往則靜吉有所往則速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解者難之解也故動乎險中爲屯動乎險外爲解解與屯爲內外亦與蹇爲反復故蹇利西南而解亦利西南雖止與動不同其險難則相接跡

矣復者來之漸也難解之時无所往而復於道難作
之際速於往而緩難各盡其宜是以皆吉也先言无
所往而後言有攸往者安不忘危之義也亦猶先泰
後否先既濟後未濟也易說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
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
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坎險震動險以動也不險則非難不動

則不能出難動而出於險外是免乎險難也故為解○解難之道利在廣大平易以寛易而往濟解則得衆心之歸也○不云无所往省文爾救亂除難一時之事未能成治道也必待難解无所往然後來復先王之治乃得中道謂合宜也○有所為則夙吉也早則往而有功緩則惡滋而害深矣○既明處解之道復言天地之解以見解時之大天地之氣開散交感而和暢則成雷雨雷雨作則萬物皆生發甲拆天地

之功由解而成故贊解之時大矣哉王者法天道行寬宥施恩惠養育兆民至於昆蟲草木乃順解之時與天地合德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動而免乎險卦之所以為解也免乎險而以順動則衆斯得矣此解之所以利西南也居解之時難方解矣故无所往則宜復有攸往則宜夙所謂宜復何也蓋天下方出於屯難則還定安集之時也作之則人弗堪矣故來復吉漢為畫一之法而天

下歌之來復之謂也所謂宜夙者何也蓋解之初與民惟新之時也人方厭亂而餘風遺俗亂政弊法有不可因者則革之宜夙也天下已定而人安於故常方且圖之則擾矣尚能有功哉武王克商反商政有未及下車而行者夙之謂也觀天地解而雷雨作則解之不可不夙亦天地之理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遇險而止者才之不足也遇險而動者才之有餘也以有餘之才故能動而免乎險所以爲

解也解利西南往得衆者西南得朋之地也得朋而
動乃能濟險故蹇之大蹇朋來與解之朋至斯孚皆
一道也其來復吉乃得中者險難旣解而來復不爲
太過乃得中道所謂獲三狐而得黃矢者也有攸往
夙吉往有功者以有餘之才故往則有功如射隼于
高墉之上者也夫有難則有解解終復於難故解緩
之時復存夙吉之義亦休否其亡苞桑之道也解之
道雖天地亦如之天地之解以雷雨故百果草木皆

甲坼然則豈止人難解散而已乎故曰解之時大矣哉王輔嗣曰難解之時非治難時故不言用體盡於解之名无有幽隱故不曰義易說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伊川先生曰天地解散而成雷雨故雷雨作而為解也與明兩而作離語不同赦釋之宥寛之過失則赦之可也罪惡而赦之則非義也故寛之而已君子觀雷雨作解之象體其發育則施恩仁體其解散則行

寛釋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屯難方解民未知教不赦過不宥罪則民將无所措手足矣非新民之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雷雨之作无間於大小美惡皆解其難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聖人法天以解大難亦无所不及雖過失罪戾之人亦有赦宥以緩之是所以能盡解時之大非私已自謀而已也古者罪有寛宥而无赦赦而釋之者惟過失耳此過罪之不同也故康

誥言人有小罪非眚而曰乃不可不殺謂罪也乃有大罪非終而曰時乃不可殺謂過也觀解之象與康誥之言可見先王用刑之意赦過宥罪亦解之一耳語盡解之大則未也易說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伊川先生曰六居解初患難既解之時以柔居剛以陰應陽柔而能剛之義既无患難而自處得剛柔之宜也一有字患難既解安寧无事唯自處得宜則為无咎

矣方解之初宜安静以休息之爻之辭寡所以示意

○初四相應是剛柔相際接也剛柔相際為得其宜

難既解而處之剛柔得宜其義无咎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險難方解未獲所安近比於二非其咎

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動而免乎險則居險而不為難難生經

綸之時也難解則无事矣而有應乎上其義无咎而

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處解之初以柔居剛以陰應陽得无所往其來復吉之義故无咎也其爲无咎蓋於剛柔之際盡其所處之道理必无過矣易說

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伊川先生曰九二以陽剛得中之才上應六五之君用於時者也天下小人常衆剛明之君在上則明足以照之威足以懼之剛足以斷之故小人不敢用其情然猶常存警戒慮其有間而害正一作政也六五以

陰柔居尊位其明易蔽其威易犯其斷不果而易惑小人一近之則移其心矣況難方解而治之初其變尚易二既當用必須能去小人則可以正君心而行其剛中之道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獸三狐指卦之三陰時之小人也獲謂能變化除去之如田之獲狐也獲之則得中直之道乃貞正而吉也黄中色矢直物黄矢謂中直也羣邪不去君心一入則中直之道无由行矣桓敬之不去武三思是也○所謂貞

吉者得其中道也除去邪惡使其十无其字中直之道得行乃正而吉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險亂方解不正自疑之陰皆自歸附而順聽也故曰田獲三狐不以三狐自累止合于五則得黃矢之象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田者動而以時也往斯得衆矣故獲三狐古者燕居服狐裘狐疑而止解綏之象也得黃矢正者有攸往而夙也時惟剛中爲足以與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狐疑之害不足與有戎況解難之時乎九二以剛陽之才田而獲之以去其害然後中直之道可得而守貞吉矣狐陰類也解有三陰故云三狐

易說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伊川先生曰六三陰柔居下之上處非其位猶小人宜在下以負荷而且乘車非其據也必致寇奪之至

雖使所爲得正亦可鄙吝也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爲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爲君子矣三陰柔小人宜在下而反處下之上猶小人宜負而反乘當致寇奪也難解之時而小人竊位復致寇矣○負荷之人而且乘載爲可醜惡也處非其據德不稱一作勝其器則寇戎之致乃已招取將誰咎乎聖人又於繫辭明其致寇之道謂作易者其知盜

乎盜者乘釁而至苟无釁隙則盜安能犯負者小人之事乘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非其所能安也故盜乘釁而奪之小人而居君子之位非其所能堪也故滿假而陵慢其上侵暴其下盜則乘其過惡而伐之矣伐者聲其罪也盜橫暴而至者也貨財而輕慢其藏是教誨乎盜使取之也女子而夭冶其容是教誨淫者使暴之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是招盜使奪之也皆自取之之謂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不正而近比二剛不能致一故有小人負乘之象貪以致寇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方解之時德不足以有其位慢藏之象曰其致寇自我又誰咎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陽爲君子隂爲小人小人六也負之事也君子三也乘之器也居非其位以負而乘致寇之至不亦宜乎幸而固守亦可鄙也凡來寇已者皆曰寇不必小人也易說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以陽剛之才居上位承六五之君大臣也而下與初六之隂爲應拇在下而微者謂初也居上位而親小人則賢人正士遠退矣斥去小人則君子之黨進而誠相得也四能解去初六之隂柔則陽剛君子之朋來至而誠合矣不解去小人則己之誠未至安能得人之孚也初六其應故謂遠之爲解○四雖陽剛然居隂於正疑不足若復親比小人

則其失正必矣故戒必解其拇然後能來君子以其處未當位也解者本合而離之也必解拇而後朋孚蓋君子之交而小人容於其間是與君子之誠未至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位不當則所履者邪故失位之陰因得駢附險亂即解解之則朋信（當一作正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不當位未能无不孚也故解而拇以執取爲事然不執非其有也故朋至斯孚而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輔嗣以三爲拇伊川以初爲拇九四拘於應初不知朋至斯孚之大故必解而拇而後朋可至此難之所以解也易說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居尊位爲解之主人君之解也以君子通言之君子所親比者必君子也所解去者必小人也故君子維有解則吉也小人去則君子進矣

吉孰大焉有孚者世云見驗也可驗之於小人小人之黨去則是君子能有解也小人去則君子自進正道自行天下不足治也○君子之所解者謂退去小人也小人去則君子之道行是以吉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君子道亨則邪類之退必矣易說

龜山楊氏曰柔順得中而履尊位能維有解者也故能有孚于小人若董卓之誅卒至於京城流血蕭俛議消兵而朱克融等客長安餓且死不得一官皆不

知維有解之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五之君以柔居中下應中直之臣无所不綏故曰維有解吉不言所事解之大者也其解之至有孚于小人者不私已以解難如天地雷雨无間於草木之徵是以小人亦信之而退安其分也易說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伊川先生曰上六尊高之地而非君位故曰公但據

解終而言也隼鷙害之物象爲害之小人墉墻內外之限也害若在內則是未解之時也若出墉外則是无害矣復何所解故在墉上離乎內而未去也云高見防限之嚴而未去者上解之極也解極之時而獨有未解者乃害之堅强者也上居解極解道已至器已成也故能射而獲之既獲之則天下之患解已盡矣何所不利夫子於繫辭復伸其義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

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

也鷙害之物在墉上苟无其器與不待時而發則安

能獲之所以解之之道器也事之當解與已解之之

道至者時也如是而動故无括結發而无不利矣括

結謂阻礙聖人於此發明藏器待時之義夫行一身

至於天下之事苟无其器與不以時而動小則括塞

大則喪敗自古喜有爲而无成功或顛覆者皆由是

也○至解終而未解者悖亂之大者也射之所以解

之也解則天下平矣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忘義而貪故以喻隼易説

龜山楊氏曰隼鷙害之物爲害小人之象負且乘者也非上六其孰能去之上六居解之極有其位而又有其時以是解悖何不利之有蓋大臣之任也易説

白雲郭氏曰六三負且乘悖亂之道隼之象也高墉三之位也乘非負之所當乘墉非隼之所當處在三致戎猶負乘在上能獲猶射隼也夫以上六解悖之

道以獲六三負乘之醜是以无不利也孔子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解悖有道所謂器也高墉之上則其時也易說

大易粹言卷四十